

昔陽縣志卷之四

藝文志

山右為唐虞故都粵自擊壤興歌南風寄咏三晉之藝文所由肇也昔陽僻處晉東而山水秀傑人文蔚起如文獻莊簡諸鉅公德業文章彪炳史冊其餘都人士所存著作亦皆烺烺炳炳燦然可觀即宦遊諸名賢顯微闡幽憑今弔古更不乏撰述題咏以鳴聲而和盛今採其有關於邑事者彙集而類分之庶創建不至泯沒而披其遺文亦可想見其為人志藝文

凡目十二

劄子

附狀

奏碑銘

記

序

書

附跋議

傳

附讚像

墓誌

附行狀

表賦

考

詩

各體文

各體詩

附詞

銘歌

函牘

附

劄子

附奏狀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宋歐陽修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為本縣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曆三年三月內移起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戶人烟既少客旅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起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重立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起課利不得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戶絕少實難起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

乞特降勅旨下轉運司令自起卻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為租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負殿罰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宋歐陽修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及第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個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最為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代州通判如後犯真入已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

碑銘

楊文獻公神道碑銘

金元好問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
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
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
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躡等而取之也維金大定己還文
治既洽教育亦至名士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第之選父
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禮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
衰陋之習迄貞祐南渡名卿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
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
玉馮亳州叔獻王庭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
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更能張
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
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

葉得人於茲為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
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學擴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
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為中國之太平治之久河岳炳靈
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才爾殊
最彌斯允商畧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愧是以首
一代而絕出然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
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為未盡與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
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容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
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他至誠
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
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則山野小人有能行
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

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封正議大夫
祖妣宋氏追封宏農郡太夫人考恆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
宏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八歲善屬對
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詞
賦亦中一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在任承安
四年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為總管
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
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
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
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
旨及陞辭諭之曰卿至官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
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

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
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
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
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
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
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
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卒大敗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
讀學士同修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
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懇故特留之以便咨訪卿宜
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權貨提
舉司王三錫奏請權由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戶
部尚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戢

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為權貨
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朝不
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以事謹公公不之恤也興定
二年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五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
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
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聞望
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紀綱盡革前弊朕之待卿尚當
不止此耳公泣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
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以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
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色而姦吏為之縮首朝譽
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
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不樂者久之

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
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
中丞宗室承立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事有不法者大臣
以為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
累大臣然聞之向西北兩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
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廊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
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
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其餘小失何足追
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為禮
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元光二年復中前請宣宗不能已
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授公綽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
林學士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為省費小事一戶部

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講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旁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勒輪有不恤馬者當是時也若姑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馬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來議互市及振

危急者數事數往不能決并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
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邁疾明年八月之七日
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勲上護軍
爵宏農郡侯謚曰文獻娶呂氏封宏農郡夫人子男二長曰
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適巨族初
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
嘗有後言即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為難二弟仲翼備極友愛
家貲悉推予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與人言昆弟之間若以
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
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
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
公處之官下在律疏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

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庭簡者登
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
定死生禍福不可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長為太常文章與
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
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
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
或寓於歎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
外則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
然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
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
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

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代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饗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李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多諫辭言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乎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

其地尚廣且有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俟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秦和不同故耳蓋秦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勝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秦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紕軍亦驅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秦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當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據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

取高帝以天下為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揚雲翼耶何朔民何經等十有一人為遊騎所迫渡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以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緩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下通為一體今人一枝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績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